



# 生命园地

2012 劳工节三地同乐会

本期要目:

- 第一页: 生命的改变
- 第二页: 浪子回归
- 第三页: 奇异恩典, 带来生命的改变
- 第四页: 奇异恩典, 带来生命的改变
- 第五页: 爱是永不止息 (图片)
- 第六页: 建立与神的生命关系
- 第七页: 主的爱与恩典
- 第八页: **Peace and Joy in Trial**

[生命园地] 第二十九期 (二零一二年九月)

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 生命的改变

—2012 年劳工节特会有感

—傅凰

9月3日, 又逢劳工节, 温哥华神的教会, 北三角洲神的教会以及列治文神的教会弟兄姊妹们齐聚一堂, 在温哥华神的教会会所举办了以“生命的改变”为主题的特会。此次特会由三处教会共同参与, 一起主办, 规模更超以往, 共有 300 余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参加。



为此次特会三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做了大量的服事工作, 使特会的各个环节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特会在诗歌声中开始, 一曲《主恩更丰富》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每个人在世间都有难处, 但无论重担如何加重, 劳苦如何加增, 只要我们信靠主, 凡事祈求祷告, 主必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让我们有能力应对任何的苦难。主的大爱也必将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过得胜的生活, 成为蒙主称许的人。

接着的弟兄姊妹的见证, 非常感人。他们虽然背景不同, 经历各异, 但都经历了神的爱对他们生命的改变。有的弟兄讲述了他坎坷曲折的生涯, 告诉我们神是如何改变他, 帮助他修复了与家人断绝多年的关系, 教导脾气暴躁的他学会了谦卑和忍让, 使他获得了平安喜乐的生活; 有的弟兄讲述了神如何改变他内心的骄傲, 使他从一个很自我的人变成一个真心关心照顾他人的人, 把他从一个只顾事业的“太空人”, 变成一个更多担负起家庭责任, 关爱家人的人; 还有的姊妹讲述了神如何教导她学会相夫教子, 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这些鲜活的事例, 让我们不得不感慨神的大爱是多么的丰厚, 毫无保留地施恩给所有依靠他, 向他祈求的人。



聚会结束后的午餐非常丰富, 有列治文教会预备的烤肉, 也有北三角洲教会预备的寿司和水果, 还有温哥华教会预备的面食和甜点。为给特会提供新鲜美味的饭食, 不少弟兄姊妹清晨就赶至会所作准备。小小便当盒里盛满了大家的奉献和关爱, 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大爱无限和丰富。

此次特会, 孩子们也是主角。五六十名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习神的话语, 快乐地游戏。从嗷嗷待哺的婴孩, 到活力四射的儿童, 看着这些年龄各异的孩子在神的家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是多么的欣慰! 他们在人生的起首, 就得到神的话的教训, 督责, 使他们心向主, 一生能归于正途, 这是何等的蒙福!



特会虽已过去, 回想起来, 情景历历在目, 余音绕梁, 不绝于耳。期待下次 10 月 6 日北三角洲教会举办的特会, 想必那也是一道美味的福音大餐。

# 浪子回归

--重生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记，1：27）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费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路加，15：11-32）



十年前，我读过这段经文，那时，骄傲自大充满了我的心，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根本没有明白这段经文。不仅不懂，我还给这个父亲和两儿子分别下了论断：“这个父亲，根本不懂如何做父亲，一点原则都没有，过分的软弱，我决不会像这个父亲那样，一定要严加管教我的孩子；小儿子是个败类，是个不孝之子，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大儿子很愚蠢，嫉妒自己的弟弟，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还得罪了弟弟和父亲，真不会做人。”显然，我没有看到这段经文和我自己有何关系。当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道德上比较好的人，一个内心善良，有能力做事的人，也是一个聪明，勤奋和有抱负的人。然而，我们的天父既然爱他的儿女，就不会不管教他的儿女。他藉着安排我的环境，让我认识我的自己。三年前，我父亲患上了尿毒症，性命受到了威胁，这使我很难过，很无奈。我们的能力和金钱都无济于事。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我的三个堂兄弟和一个堂姐，都患上了肝病。我小小的家族，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中。还有，我和妻子以及孩子的沟通也出了问题。我内心陷入了极深的恐慌和饥渴。我就像那个浪子小儿子，在饥荒中再也无法凭靠自己活下去了，必须回到父亲那里求生存和安息。我便跪在地上，向天上的父祈求。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带着满脸的泪水，祈求天上的父，来拯救我的亲人和我脱离困境。教会的弟兄也常和我在一起祷告和查读圣经。我虽然不断地呼求主和主的名字，但我又自问：“我嘴里喊着主啊主啊，可实际上，我真的把主当作主了吗？在我的人生中，又有那一件事，我是真正地把主权交给了主，让主来决定？恐怕是一件都没有。我的行为表明我自己是主，而真正的主则成了我的奴仆。”这是罪，最大的罪，有主而不让他作主，是十大罪的首罪。我就是犯了这个首罪。同时，主也让我看到了我其它方面的罪，诸如骄傲，主观，自爱，自信（self-confidence），自私和不赦免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开始看到了自己里面的丑陋不堪。感谢赞美主。



这个浪子，就是我自己。过去的岁月里，我远离了天父，在世界里追寻满足和快乐，我把自己放在世界里，深深地进入里面，被世界的荣耀所打动。感谢主，让我看到人的终极价值并非是世界的光荣，人的真正幸福，也并非是世界的光荣所能给予。人必需回归到父神那里，才能得喜乐和安息，真正意义的喜乐和安息。



我的身世曲折。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在日本工作时遇到母亲并相恋，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双方家庭的反对。母亲不顾家族的反对断然与父亲私奔，并在马来西亚生下我。这段婚姻并没有结出幸福的果实。因俩人脾气急躁，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家中争吵不断。4岁那年，母亲在香港去世。之后父亲很快组建了新家庭，并有了两个孩子，他们一家住在台北。而我从7岁到15岁都和台中的祖父母一起生活。



祖父母家是有名望的家族，家教严格。他们瞧不起一般的家庭，不愿意和他们交往。放学后我被要求立刻回家，不能和外面的“野孩子”在一起。封闭的环境下，我既没有朋友，也不懂得交朋友，不会玩同龄孩子都会的游戏，不会说当地的“台语”，口袋里从来没有零用钱。因为这些不同，渐渐地我被其他孩子视为异类，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捉弄我。上课踹我凳子，在我的午饭盒里放石子，或把我的午餐故意撒落在地上。我不想惹事，默默忍受着这些欺辱。好在那时成绩不错，时常获奖，老师们都很喜欢我。但这些特别的待遇，却遭来了更多的欺辱。一次我被五六个孩子围殴，拳打脚踢到伤痕累累，觉得自己都快要死掉了，这时内心压抑的仇恨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我一改平常的隐忍，奋力反击。“战斗”结束，他们都被送进了医院。老师很惊异我这个好学生的叛逆行为，校方也因此事非常恼火，决定要处分我。接到学校电话，祖父坐着他的黑色轿车来了，短暂会谈后校长陪着笑脸客客气气将他送出门，自此再也不提处分我的事。老师和同学开始私下议论起我这个有“背景”的孩子，无人敢来招惹我了。这时心中才明白，凭着我的家世背景，根本无需惧怕那些欺辱我的人。我开始放手教训那些曾经欺辱我的人，将他们一个个打得很惨。校方事后知道，也拿我没辙。这一再助长了我的嚣张气焰。



因我象母亲，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欢心。我偶尔到父亲家小住些日子，都很不开心。弟妹使唤我如奴仆。他们自己什么都不干，却要我做各样的家务。在这个家庭中我完全感觉不到亲情和被尊重。

15岁那年，为回避台湾兵役，家人打算送我出国读书。在去哪国这个问题上，我和父亲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为家族的面子，父亲希望我去美国，而我执意要去日本。父亲很生气，只给了一张去日本的单程机票，断绝了我的经济来源。京都的舅舅想帮我，但因经济拮据，也无能为力。我在他家呆了一段时间后，就来到东京就读高中，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赚取学费。那时我租住在商店街一间很小的破房里，同时打好几份工。每天早上我5点起床，半个小时后赶到麦当劳开店营业，7点半赶回学校上课，放学后再赶到中餐馆洗碗，之后又到车站去清扫月台和厕所。一天工作完成时，已是午夜，运气好，才能赶在零点澡堂关门洗个澡。因为站台这份工作，我有免费的车票。

那时日本的光热费很贵，为省钱，我在电车上读书。时间久了，附近的邻居注意到我这个天天忙碌奔波的孩子。知道我的情况后，他们都鼓励帮助我。有的店家还把他们的食物送给我，这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免费为商店街的这些好心人制作海报来回报他们当年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记者。我卖力地工作，却因为工作太忙相恋多年的女友离开了我。这件事重重伤了我，之后我就改行做摄影工作。在工作中，我对自己和同事的工作要求严苛。每次我迈入摄影棚，里面气氛立刻紧张，助手们个个噤若寒蝉。我的冷酷使他们私底下都称我为恶魔。奋斗多年后，我终于在日本扎下根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2005 年，为了一个女人，我移民来到加拿大，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如意，真是一言



难尽。我非常后悔当初放弃一切来到加拿大。去年一段时间，因心情郁闷，打电话向朋友倾诉。他是北三角洲教会的弟兄，劝我来教会聚会。听了几次信息交通后，心中的烦躁郁闷一扫而空，非常平静。圣经中的话进入心中，让我开始反思以往的行为。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罪，感受到大爱。半年后，我在北三角洲教会受浸，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在神的带领下，在弟兄姊妹的关爱下，我的生命有了显著的变化。

神的带领，让我改善了和家人间的关系。从小缺少家的温暖，我与父亲以及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关系非常冷漠。父亲是个固执且爱恨分明的人，偏爱后妻的一对儿女，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几乎 20 年断绝联系。这样的积怨，人的力量无法化解，只能依靠神的大能。多年来，我同父异母的弟弟缺乏管教。去年他闯了大祸，在外欠下很多钱，不仅债主上门，还惊动了警方。这件事情让好面子的父亲震怒，也非常灰心。他开始打电话给我。起初我并不理睬他，只是讥笑他“活该，自作自受”。但受浸后，在神的话的教导下，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神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太 6:14)心中的仇恨平息了，我也愿意接他的电话，和他聊一聊。终于有一天，他满怀歉意对我说，以前那些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对不住你了。听到这些话从他口中说出，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知道在我内心我已经彻底原谅他了。

神的带领还让我学会道歉。我是个急躁而骄傲的人，轻易不向别人道歉。去年九月，教会一个弟兄在某些观点上和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个人认为他严重冒犯了我，在众人面前和他争执起来。这次冲突后，内心的骄傲让我不肯原谅这个弟兄。有一次查经，我看到马太福音 18 章写道：“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心里极有触动。我知道这是神告诉我应如何做。于是，我找来教会的几位弟兄和那位得罪我的弟兄，当着他们的面，向大家道歉。神让一贯脾气暴躁的我，变得谦卑和忍让，连我自己都惊讶于自己的变化。我渐渐明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 5:9)

我的一生，坎坷曲折。神用他的爱，改变了我，叫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正如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 18:27)。让我从一个贫瞎可怜的人，变成一个蒙主恩赐的人，如圣经上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8-79)

一切赞美献给主，阿门！







爱  
是  
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s



## 建立与神的生命關係

- 賈曙

我姓賈，但却是真弟兄。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我們這一代人在年青時都是很順利的，尤其是我們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氣候，成為比較早就到海外工作學習的那一批人。在北美有機會了解基督教，我是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受浸的，是在教會的冬季退修營裡受浸的。這樣算下來，馬上就是八年了。在來加拿大之前，我一直在美國工作。在美國八年的時間，雖然沒有機會認識主，但是我有一個好的英文名字—Joshua。我為什麼起了這個名字呢？我在美國公司工作時，那公司的秘書是猶太裔的美國人，她給我推薦了這個名字。現在我回想起來，這也許就是神的安排，預表我要有一個新的生命。

我理解生命的改變，首先是要建立一個生命的關係，好比是在地上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其實我們作父母的，不管你的子女如何，怎樣不好，甚至犯了錯，犯了罪，你們仍是覺得他們還是你們的子女。我想起路加福音的小兒子把父親給他的財產都花光了，然後窮困潦倒。但是當他回來時，他的父親從遠處便看見他了，在很遠處便張開雙臂要來擁抱他，這便是生命的關係。我們作為神的兒女，信了主之後，我們和神的關係便是進入了這種關係。當我受浸歸入主名的時候起，我就已經和主建立了這種關係。這個關係就是我一生与神的生命關係。因為如果你有這個生命的關係，你就住在主愛的裡面。我們都知道“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也是住在主裡面。

其次，才有生命的改變。我們主說：“我來了，是要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理解這個更加豐盛的生命，就是我們生命的改變。因為主不僅讓我們得了這生命；主還要讓祂所揀選得救的人生命更加豐盛。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神的兒女，必須經過一個生命變化的過程，這就是我們基督徒的生活。我自己感覺在我得救將近八年的時間里，我的生命是有改變的。認識并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以前是一個很注重名利、地位、外表的人。我在中國工作時，因為我是公司老總，別人都稱呼我賈總。所以當有人直接稱呼我名字時，我裡外都不高興；但是現在我完全改變了，如果你們現在稱呼我帶有頭銜的名字時，我裡外都不高興。而現在你們稱呼我賈弟兄，我真的會很開心。



我做了很多年的太空人，大家都知道，我們男士成為太空人的理由都是為了工作，為了事業。現在神的話開啟了我，我覺得人真是自私的，我們用工作、事業做藉口，實質上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這幾年來，特別是我剛受浸後的兩年裡，神的生命就在我裡面提醒我，我將所謂的名譽、地位、財富都看得不重要了。相反地，更加看重家庭合一，家庭關係。譬如，我以前是不會做飯的，感謝神，現在也能做飯了，不但能為自己家做，也為我們的家庭小組，甚至為我們教會都能做了。以前每個季節我回來，我的小兒子到機場接我時，他會用很懼怕和很異樣的眼神看我。現在呢，雖然我也會教導、批評他，但是他整天跟我開玩笑，有時還拿我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話說笑，這種輕鬆的家庭關係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我剛到教會時，很冷酷，很“Cool”，很難有笑容的，現在却是笑顏常開。雖然這一些都是小事。其實神却是在這些細小的事上改變我們。我原來是一個非常自我，也很難太多地去關心別人的人，這幾年我開始懂得如何關心別人，特別是在教會的慕道服事小組當中，對人就有負擔了。真是為慕道的朋友們，為我們所見到的朋友們來祈求。我們教會前兩天有個受浸聚會，有六位弟兄姊妹受浸歸入主名裡，我心里真是很感謝主。前一段時間我在中國，也常常為他們禱告，特別是為那兩位弟兄禱告，真是盼望他們早日信主。我覺得為人祈求，把福音傳出去，乃是神的生命住在我裡面；以前我是看重外表，我現在更注重裡面的東西，我想這就是生命的改變，這就是耶穌基督讓我們得著的豐盛生命。

我這一點點地分享，希望被神悅納。阿門！



## 主的愛與恩典

--邵治寰



如果有从事审计工作的兄弟姐妹都会理解，审计进行时常常会遭遇试探，对我也是一样。其实生命的改变，基本上是许多不同遇见主的经历的结合结果，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我在生命中有许多经历，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也有坚立稳固的情况，但是无论是在如何的光景里，我相信我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在主的许可下发生的。

我信主受浸已有八年之久，但在信主受浸後的这许多年间，我大多身在中国。我任职一所专门承接负责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审计业务的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工作角色與职务的关系，我们的客户会尽他所能的奉承招待我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方设法叫我们让他们的审计过关。当然，我们每一位审计师都有我们的执着與必须遵守的专业准则和操守信条，因此被审计的公司老板，一般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奉承我们，而我是事务所在中国区执行审计业务的最高主管，在我底下的各级经理都会听从我的安排与指挥，时间一久，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明显很严重的问题发生，就是四个字“自高自大”，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我的客户是绝对不能没有我的。如今看来，这真的是个大错特错的可笑观念。在专业的领域里，我相信我从没有故意对任何一家客户放水，尽管在审计过程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一般来说，由于审计重要性水平的考虑，一般我们会让它们通过，因此通常與各个审计客户公司老板的关系都非常好。不过对我的家庭生活而言，在自高自大的心理下，我在家中或與他人相处之间，却常有许多口角與麻烦。其实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在教会生活與圣经追求方面，我的根基还是非常的脆弱，即使我会在回温哥华休息时间里，去教会参加聚会與读经，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当我一回到世界时，我马上就会融入世界里。我相信所有兄弟姐妹都会有受试探的机会，我们也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有一件事很确定：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在去年初，大概神对我的等待已经到了极限，祂开始兴起环境，去年初有许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下市了。实际上我们事务所的确查出很多问题，更因为我们事务所直接向美国证监会报告这些公司的造假事件，进而引发其他一系列公司财务造假的揭露，我所服务的事务所事实上就是造成那批下市风波的一个主要推手。在去年初的年度审计期间，我们十多家客户里只有一家通过审计，其他的全部由于我们不願意出审计报告而被迫下市。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审计有超过审计准则的太过分的要求，或对他们特别严格，我觉得是主在兴起环境要我改变，在那时的极端矛盾中，几乎每一个客户老板都百般要求我能特别“优待”，但由于我身为审计师有不能放弃的标准與原则，导致他们最终还是全部下市。就在那一刻，那些我原来认为是非常好的朋友的企业老板，几乎全部立刻统统都翻脸不认人，也就是在那时，我很清楚发现客户与我的关系原来是那么的薄弱。感谢主，如果不是因为事务所在中国市场在那刻几乎完全崩盘，从而让我更看清人性的冷暖，我是不会辞去那份高薪的工作而完全返回温哥华的。

更感谢主的是，就在我去年辞职回到温哥华的时候，我的姊妹身体开始出现一些令人担心的病征，经确诊患的是急性肾结石，但由于加拿大医疗体系的关系，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可以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手术，所以我们立刻飞回台湾，并立刻在抵达台湾的当天马上入院进行治疗，当时医生全身检查後发现如果再等几天，我的姊妹的右边肾脏就会坏死了。而我的姊妹在全身检查时，发现还有其他严重的问题，就在那几天内经过几次手术而一起解决了。如果不是主兴起这个环境，让我能全心回到温哥华的话，我相信我还是会被捆绑在中国非常忙碌的审计工作中，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與心思，陪伴我的姊妹渡过那几天的重大手术與一段休养期。此外，在我的姊妹休养好些而返回温哥华後，我决定成立自己在温哥华的会计师事务所。相对與其他上班的兄弟姐妹而言，我是比较幸运的，固然周末的所有聚会都可以按时参加，更因为我可以决定我自己上班的时间，而可以把每天清晨最好的时间留给读经晨更，等到读经晨更后才上班，也可以定时背经與每周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如果我把时间真的分别出来给主，神一定会保守我的。事实上，我的事务所刚刚成立时，繁杂琐事與行政业务必须由我亲自處理，我当时真的非常焦虑，但是感谢主，我真的感受到主对我的家庭與事业的眷顾，不但我的事业没有因为我把很多时间分别給神而受到影响，更让我得以有更多主的话语种在我的心里，使得我的属灵生命能得到更多的成长，最重要的是让我能甘心乐意的在神的服事上，为神摆上我的这一份，这些在我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做到的。愿一切荣耀與颂赞都归于主！

# Garden of Life

North America Christian Centre

[www.naccvan.com](http://www.naccvan.com)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8

## Peace and Joy in Trials

--Peter W

When our lives are smooth-sailing it is easy for us to talk about peace and joy. It is also easy to give praise and thank to God. But can we do the same when we meet difficulties or in trials? James 1:2 tells us to *count it all joy when we fall into various trials*. This is extremely difficult, but God wants us to grow in Life through various trials.

In the middle of July, I woke up one morning and felt that my right knee was swollen and hard to bend. Although I didn't have an injury, my parents thought maybe I did, so they tried to put an ice pack on it, but it didn't help much and the swelling was getting worse. Until the third day, my entire right leg was swollen down to the ankle. In the evening after supper, my mom decided that I needed to go to Emergency. She called my dad who was working evening shift at Richmond Hospital to tell him the situation. As soon as the doctor saw my knee, he sent me for a lot of different kind of blood test, X-ray, and also extracted fluid from my right knee. He took about 500cc of fluids and sent it to VGH for inspection. The doctor requested us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to wait for all of the results. At that time we realized how serious this situation was. During these seemingly short hours, we experienced the most difficult time in our lives. While my dad returned to work in the laboratory, my mom and I spent these hours together in prayer. I remember my mom praying to God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When she was praying she was cry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said, if the Lord intended to do so then she is willing to accept. My mom prayed in Mandarin (she might have thought I didn't understand), but I completely knew what she meant. She was afraid that I would suffer an incurable disease, which I never thought about before until now. But in my heart I didn't want to let my mom to be overwhelmed by my situation. So I prayed to God to protect me and also *not letting our enemy triumph over us*. I know that the God I believe is the Almighty God. Because He is the Victor, in Him, we should be more than conquerors. I also prayed inside of me to God: "Lord, I am willing to receive any result even if tonight my leg be amputated. I will still praise You Lord, because You love m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You even gave Your own Life for me".

Trials make our prayers more earnest. We enjoy the peace given by God from our prayers, even though the doctor gave us the results were no reason and no diagnosis.

During the past month, my dad was so frustrated because my situation wasn't getting better and still the doctors cannot find the cause. Both my dad and my mom were doctors in China, yet they didn't know what my disease was, so he started to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everyday. But every time he went online, I requested him to pray for me instead, because I think it doesn't matter what caused my diseas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God wants us to come nearer to Him through trials, so we may seek Him more.

In early August, we had a Manning Park camp for the Young People's. I intended to go although the doctor advised me not to. She couldn't convince me, so she requested me to restrain from sports and strenuous activities. My mom started to worry again. On Friday afternoon she came home early from work to pack my bag. She asked me if I was afraid because at that time I was limping. But in that morning while I was doing morning watch, the message was "Worry is sin" so I passed that message to my mom and told her that so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praying for me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be afraid. So my mom sent me to the brother's car with a peace of mind after she prayed for me.



I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prayers for me and my parents from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church. Although up to today, the swelling is almost gone, I'm still in pain and still under examinations. It looks like nothing has been solved. Although God hasn't removed the difficulty, He has lifted us over it. Praise the Lord this is not our family's difficulty anymore. If this disease becomes my whole life's suffering, I'm willing to become like Paul who had a thorn in his flesh that I may experience the sufficient grace which God has prepared for me through my whole life. Praise the Lord!!